

# 薪傳劇藝 擁抱金鐘

## 影、視、劇三贏的小生唐美雲

文、圖片提供 / 郭麗娟



穿梭於舞台和校園之間，唐美雲的目地只有一個，那就是——讓更多人瞭解歌仔戲、喜歡歌仔戲。

### 每一位

藝人在成名之前，必有一番不足對外人道的艱辛學習歷程。

甫於二〇〇一年以「北港香爐」

人更辛苦也更寬廣。

### 一雙繡花鞋 被誘上舞台

唐美雲，一九六四年生，排行老么，上有八個兄姐，父親蔣武童在業界被譽為「戲狀元」，母親出身彰化望族，因不堪養母苛待而數度離家，迷上內台戲光鮮亮丽的小旦扮相後，不顧家人反對，硬是投身戲班，嫁給同行的「戲狀元」，夫妻倆就這樣把一輩子都給了歌仔戲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軍投降，台灣人民紛紛請戲酬神，歌仔戲團在脫離日軍的壓制後，又恢復蓬勃氣象，短短一年就組了三百多團的歌仔戲團，一九四九年更增加至五百多團。戰後的十餘年間，可說是歌仔戲的黃金時代，人才輩出，除活躍於舞台上的內台戲外，還有「廣播歌仔戲」、「電影歌仔戲」。唐美雲的父母在內台戲興盛的時候，相當風光，然而隨電子媒體的發達，社會型態的改變，內台戲漸漸失去觀眾。親身經歷風光與落寞，體會到歌仔戲演員生活的不安定感，所以父親雖組有戲班接演外台戲，卻沒讓排行最小的唐美雲學戲。在唐美雲的記憶中，每天上下學經過自家的稻埕，都會看到父親教學

她體會到演戲的樂趣：換了一個角色，就是一番不同的人生，也讓她更積極想挑戰各種不同角色的詮釋，所以父親雖組有戲班，卻沒讓排行最小的她學戲。



生練早功、身段和唱唸。但凡事似乎冥冥中早已註定。父親因有「戲狀元」的稱號，不少劇團就會到父親帶領的「寶安歌仔戲團」挖角，辛辛苦苦調教出來的演員，約期一滿就被別團聘走，造成劇團裡缺人。有一次要帶團出門演出，但團員人數不足，父親雖有心想叫她到戲團裡來幫忙，但礙於父親的威嚴不便開口，細心的母親看在眼里，雖然知道這個小女兒根本不會演歌仔戲，但是外台戲只要湊足「扮仙」人數即可，沒有口白也沒有唱唸應該沒問題。

點頭。母親就告訴她，父親應聘要帶團出門演戲，但團裡少一個人，只要她到團裡幫忙一天，父親就會買一雙繡花鞋給她。但唐美雲隨即表示自己根本不會演，怎麼幫忙。母親勸她說只是跑跑龍套、「扮扮仙」就好。就衝著能擁有一雙屬於自己的繡花鞋，唐美雲在母親半哄半騙下，站上舞台。

唐美雲記得，第一次上台是在午場的「扮仙」中扮演「麻姑」，只要在台上跟著戲班裡的人或蹲或跪，做做樣子就好。午場結束後，在分派晚上戲碼的角色時，獨缺一個「二路小旦」（相當於第二女主角），眾人就把腦筋動到她身上，在這齣《千里尋父》的戲碼裡，「二路小旦」有一場洞房戲，當時的戲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，只要演出洞房戲就要唱一段「都馬調」。母親只好臨時幫她惡補，要她先把歌詞抄起來，然後一句一句教唱，母親在為她講解劇情時，還安慰她只要把自己的歌詞唱完就可以了，另一位和她搭戲的師姐（飾演駙馬）會把那段戲唱完。

後，唐美雲還暗自竊喜，任務總算完成了，可是和她搭戲的師姐唱著唱著並沒有把戲唱完。「都馬調」的演唱方式是兩人輪流唱，一方若沒有把戲結束，就要換另一方唱，師姐兩眼瞪著她看，暗示她輪到她唱了，問題是，母親要她抄的歌詞已經唱完了，接下來要唱什麼？唐美雲看著搭戲的師姐，師姐不理她，轉身做身段，她再看向打鼓佬和琴師，只見他們正在抿嘴偷笑，唐美雲心想：這下子糗大了！回想起當時的窘態，唐美雲說當時如果戲棚有洞，她早就一頭鑽進去了。還好母親在後台聽到音樂一直演奏，怎麼都沒有人唱唸，就探頭察看，一看知道情況不妙，母親就在後台拉著她身後的布幕問她是否聽得到聲音，然後要她聽一句唱一句，全身冷汗直流的唐美雲在母親的解圍下，總算把戲唱完了。

母親就問她：「喜不喜歡姐姐穿的繡花鞋？」沒有學演戲的唐美雲，

每次看到姐姐的繡花鞋、珠花頭飾，

都喜歡得不得了，母親一問，她連忙

就在半推半就下，唐美雲飾演的

公主上場了，盡責的把自己的戲唱完

### 恨戲變愛戲 觀察中學習

第一次演戲就出這麼大的糗，讓唐美雲變得「討厭」歌仔戲，但



在戲班缺人的情況下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放棄學業到父親的戲團幫忙，由於沒有底子，只能邊演邊學，團裡缺什麼角色就演什麼角色，舉凡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、龍套，各種角色都曾演過，但並未全力投入學習。直到十八歲那一年，出國參加演出後，才改變她的看法。

一九八一年，唐美雲出國參加演出，當時能出國演出都是各團的菁英才能入選，她之所以搭上這班順風車，是因為當時東南亞地區的人相當喜歡聽黃梅調，而愛看電影的唐美雲，每齣電影的黃梅調她全本都會唱，所以她是「幕後代唱」的名義出國演出。

這次的出國演出，徹底改變她對歌仔戲的看法。在國外演出的場地是在室內舞台，類似台灣以前的「內台戲」，在歌仔戲的演出中，「內台戲」在各方面都比較講究，如舞台佈景、燈光、華麗服飾、有時為了劇情要求還會設計「機關」來招徠觀眾。由於觀眾是花錢買票來看戲，看戲的專注程度和對演員的要求相對的也很高，加上台上演出的演員，個個都是特別挑選出來的菁英，颯起戲來，讓人看

了大呼過癮。這也讓唐美雲見識到內台戲的精緻與講究，內心震撼之餘也深受感動。

回到台灣，她才真正的思考專心學習歌仔戲，不再像先前抱著「只是湊人數演出」的心態。當她開口向父親表示想學戲時，父親嚇了一跳，還叫她仔細考慮清楚後再決定。從十五歲第一次上舞台，一直到十八歲才決心學習歌仔戲，起步上慢了很多，加上當時父親年事已高，所以只能在經驗上指導她，唱唸方面，她就隨母親和柯木水先生學習，身段則是跟張慧川先生學習。

學戲、演戲之餘，唐美雲還要求自己多看戲，時間排得滿滿的，也就無暇顧及學業，但求知慾旺盛的她卻未放棄任何求知的管道，自修、函授到修空大，工作再忙，也不放棄學習。雖然不能在正歸的教育體系裡就讀，但也學習到課堂上無法教授的「社會經驗」，或許這也算是另一種失學的彌補吧。

由於戲班裡輩份分得很清楚，年紀輕輕的她，常常是戲班裡輩份最小的，一到戲班，師叔、師姑、師姐、師兄，一個一個打招呼，但在派戲

時，她的角色卻又大於這些長輩，剛開始她飾演皇帝，每當這些平日稱呼的長輩們向她跪拜時，她都不敢直視他們，或故意將身體偏開，不讓他們正對著她跪拜。但父親不斷的給她心理建設，要她專心想著戲中的角色，演什麼就要像什麼，她才慢慢克服這種戲裡、戲外不同的「輩份」。這也讓她體會到演戲的樂趣；換了一個角色，就是一番不同的人生，慢慢的，她在工作找到興趣，也讓她更積極想挑戰各種不同角色的詮釋，「觀察別人」成了她的日常習慣，因為自知學戲的起步比別人晚，所以更用心，以前她到別團客串演出時，由於父親「戲狀元」的盛名，別人不管她幾歲才開始學戲，認為她演得好是理所當然的事，這也督促她更不敢懈怠，怕丟父親的臉。

### 最佳小生獎 連連敲金鐘

從一九九一年以《鐵膽柔情雁南飛》一戲，獲北區地方戲劇比賽「最佳小生獎」，受聘為河洛歌仔戲團當家小生後，九三年，以《趙匡胤送京娘》，破例蟬聯地方戲劇比賽「最佳小生獎」；主演的《天鵝宴

獲地方戲曲類「金鐘獎」。九五年，由其所主演的《皇帝·秀才·乞食》再獲地方戲曲類「金鐘獎」。九七年，又以《浮沉紗帽》獲地方戲曲類「金鐘獎」，二度敲響金鐘。二〇〇一年，主演東森電視台連續劇《北港香爐》獲頒金鐘獎「最佳女主角」。

洋洋灑灑的得獎記錄與演出戲碼，我們看到唐美雲的努力與投入，也看到一個成功的「演員」，在堅守自己表情的戲劇演出的同時，在其他戲種仍然有傑出的表現。她第一次演出電影《一隻鳥仔哮啾啾》就入圍金馬獎最佳女配角，第一次主演八點檔電視連續劇《北港香爐》就獲頒金鐘獎「最佳女主角」。

唐美雲表示，之前，不是沒有機會跨行演電影和連續劇，只是對自己的時裝扮相老覺得不自在，深怕處理不好會影響演出的品質，所以經常在定裝之前就臨陣脫逃，直到《一隻鳥仔哮啾啾》的導演張志永勇找上門來，看了劇本後產生強烈的共鳴，才點頭願意一試。

唐美雲認為，戲劇的表演應該不分劇種。一般舞台歌仔戲的表演方式

是很外放的，因為舞台劇，必須

讓觀眾「看見」演出的情緒，並將自己和劇中人融為一體，在舞台上自己「就是」這個角色，而不是在「演」這個角色。電視的演出就要比舞台歌仔戲收斂一些，因較著重臉部的表情。電影的表演方式更加內斂，剛開始拍電影時導演常常糾正她，因為電影是大螢幕，一挑眉、一抿嘴，透過螢幕就會變得很誇張。三種不同的演出方式，讓她過足戲癮，不但學到相當多演戲的技巧，也改變人們對歌仔戲演員的看法。

一九九八年，在唐美雲的努力下，促成台灣第一套歌仔戲曲調CD「玉樓聲歌仔戲曲調選輯」的錄製發行。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套歌仔戲CD，由唐美雲、劉文亮策劃、製作，網羅十位老、中、青三代歌仔戲唱將，以小生、青衣、花旦、老生、三花，不同的唱腔，詮釋二十首新編作的傳統曲調與新調，不但可從中領略歌仔戲曲調之美，也是學習的最好

示範。

從一九九四年，獲聘為國立復興劇校歌仔戲科專任教師至今，唐美雲再忙再累仍堅守教學的崗位，為歌仔戲的薪傳盡一份心力。幾年的教學下來，唐美雲察覺到一個教學上的瓶頸，那就是，這些孩子學戲的目的地是什麼？學戲不就是为了演戲嗎？學校雖然可以透過課程安排教他們很多身段、唱腔，但是「經驗」是教不來的，必須靠他們自己去體會，也就必須有更多的演出機會，讓他們透過演出訓練臨場反應、培養自信、學習資深演員對角色個性的拿捏和表演方式，這些都必須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來學習和累積。雖然復興劇校每年都會幫學生排戲讓他們表演，但如果能到社會上不同的歌仔戲班去磨練，對這些學生日後的演出會有相當大的幫助。

從促成台灣第一套歌仔戲曲調CD的錄製發行，推動唱腔身段推廣研習營、到堅守教學崗位，由於她的努力與付出，讓她在九九八年當選第十七屆「全國十大女青年」。如今，她仍穿梭於舞台和校園之間，唐美雲的目的只有一個，那就是——讓更多人瞭解歌仔戲、喜歡歌仔戲。